

劉晏寧

放不下的過往，回不去的故園
——《臺北人》的傷懷之美

毫無疑問，《臺北人》是一本有關“鄉愁”的作品。但，不同於納蘭容若詞中的“聒碎鄉心夢不成”，或是范仲淹所吟的“濁酒一杯家萬裡”，那些“臺北人”的鄉愁，更類似於李煜的“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再貼切一些，大概就是張岱的《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所傳達的心境了。

因為他們愛的，念的，追憶的，是今生再也回不去的。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本文所要探討的——傷懷之美。

“傷懷之美”一詞的出處，是當代作家遲子建老師的散文《傷懷之美》。在此我們不探討散文本身，而是借其這一獨特的詞彙來定義《臺北人》一書所傳達的美感。

一、濫觴所出——淺析傷懷之美的起源

無論是紳士和名媛觥籌交錯，起坐喧嘩的寶公館，還是燈火通明的夜巴黎，抑或是僅剩下風燭殘年之人的李宅……《臺北人》所收納的十四篇小說中，無一不被注入了一份美人遲暮、英雄末路的感傷，從而顯示出獨特的孤獨美、悲劇美和詩境美。¹

這種感傷的表層原因，是一種特殊的鄉愁。

這種鄉愁是註定沒有盡頭的，卻也是漂泊者主動選擇的。《臺北人》中的主人公們並非嚴格意義上的“臺北人”。而是一群因為歷史原因從大陸各省遷往臺灣定居的“異鄉人”。於大陸人而言，他們是“臺北人”，但在臺灣本地人口中，他們則是“外省人”。²而在他們自己則在掙紮於身份認同困境的同時，自始至終沒有停止對大陸和故國的思念：金兆麗忘不了百樂門，賴鳴升仍念叨茅臺酒，錢夫人舍不下杭稠旗袍，朱青在多年後還會翻來覆去哼唱那首《東山一把青》，樸公會讓孫子給雷委員背誦自己上禮拜教給他的《涼州詞》……書中的每個人都在追憶在大陸故國的往昔，並且不斷向外界、向後代、或者只是向自己轉達自己的鄉愁。但可惜，他們不是在榆關營帳裡的納蘭容若，也不是長煙落日、燕然未勒的范仲淹——因為他們不是羈旅的遊子，而是永遠無法歸家的孤兒。歷史的原因讓他們只能在臺北重構自己的新生活，但內心對祖國強烈的思念又使得

¹廖哲平：《論白先勇小說的漂泊主題及其美學意涵》。臺灣研究集刊.2021,(01)

²戚嘉林：《臺灣史》增訂版，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年，第534頁。

他們一直在抗拒完成“臺北人”的身份構建。3換言之，他們寧願選擇成為永遠的漂泊者，也不願意拋下曾經的身份，成為真正的“臺北人”。他們選擇永遠保留這份“鄉愁”，為的就是保留回家的最後一絲渺茫的可能，於他們而言，有“鄉愁”，便是有“鄉”，有“鄉”便還有“回鄉”的希望。

這種鄉愁中所寄託的，不僅僅是對故鄉的思念，更是對故事故人的思念。或許這些“臺北人”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所朝思暮想魂牽夢縈的，究竟是那片土地，還是那片故土上輝煌的往昔，那個曾經風華正茂的自己。這也正是他們感傷的深層原因：英雄落幕，美人遲暮。

賴鳴升對著故人和晚輩慷慨激昂地講述自己的當年勇，卻醉倒在幾杯金門高粱之下不省人事；李宅成為了一處寂寞的深深庭院，只能從兩個老僕的憑弔中一窺將軍府往昔的輝煌崢嶸；當人們看著街頭精神崩潰、滿口藝語的盧先生，誰能想到他曾經是八面威風的陸軍軍官，如同竇公館的那個夜晚，沒有人能體會到錢夫人說出那句“我的嗓子不能唱了”時，其內心的悲涼和感傷。王國維先生曾道：“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確實，沒有人可以敵得過時間。縱觀全書，似乎只有開篇之作中的尹雪豔逃過了這一詛咒。然而細想來，作者塑造尹雪豔這一文學形象，與其說是一個人物，不如說是一個載體，一個比喻：永遠不老的不是尹雪豔，而是定格在某一段時間軸上的“昔日”而已。4“尹雪豔”其實就是書中所有“臺北人”的往昔：是美麗的、耀眼的、華麗的，卻也是記憶中的、觸不及的、回不去的。她的存在可以給人們帶來憶往昔崢嶸歲月的欣快感，但最終這種欣快會化為烏有，取而代之的是面對眼前現實的悲哀、無力和蒼白。

就這樣，這些由大陸而來卻不願徹底融入臺北，由歷史而來卻依舊停滯於時間之外的人們，或是隨遇而安、或是自我流放、或是諮嗟長歎、或是彷徨吶喊……看似不同的人生軌跡，卻都透著一份同樣的傷懷。

二、悲劇美學——淺談“傷懷之美”美在何處

傷懷之美，於我而言，美在其悲劇色彩，也美在其含蓄和隱晦：不是人生中的大起大落，沒有大喜大悲，不會給人撕心裂肺的痛，也不會讓人有範進中舉式的狂喜。它像晚霞中的一縷青煙，撩起人淡淡的哀愁。5

一直以來，悲劇精神和我們民族傳統的“樂天”精神是背道而馳的6，然而從《竇娥冤》、《長生殿》到《紅樓夢》，我們似乎從未停止過對悲劇美的追求。悲劇如同玫瑰，其悲傷是隱藏於美麗之下的尖刺，其美麗則是凌駕於荊棘之上的

³李春然：《從〈臺北人〉到〈紐約客〉——論白先勇小說中流寓者的身份重構》散文百家（理論）.2021，（01）

⁴廖哲平：《論白先勇小說的漂泊主題及其美學涵意》臺灣研究集刊.2021，（01）

⁵崔宗超，《論遲子建散文的傷懷之美》，當代文壇 2015，（06），135-138

⁶聶振斌《王國維美學思想述論》江蘇社會科學.2008，（03）

花朵。

《臺北人》在我看來，是一部頗具悲劇色彩的文學作品。書中的人物被時代的洪流和歷史的浪潮送到了海峽彼岸，即使他們仍舊是衣食無憂，甚至是戶盈羅綺，卻不得不在去國懷鄉的悲涼中度過餘生，同時還要忍受“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失落和無奈。但我仍舊深深陶醉於它的美。

這種悲劇性的傷懷之美，美在它的真實，它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方式揭露了幾乎所有人不得不面對的痛苦和悲哀：歷史洪流的裹挾，時間竊賊的掠奪。我們希望成為尹雪豔，永遠年輕，永遠光芒四射，永遠淡定從容。然而我們只能成為金兆麗、朱青、賴鳴升或是錢夫人，在追憶過去的悲涼中盡力粉飾著最後的體面，或者，更為不幸一點，成為盧先生、王雄、娟娟和秦副官，在命運的摧殘下失去最後的精神寄託，走向瘋癲或是死亡。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就是一個不斷獲得再不斷失去的過程，於他人的悲劇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方可明白自己的某些追求是一種空想和執妄，也因此可以獲得片刻的釋然和解脫。

同時，其含蓄和隱晦也是不言而喻的。初讀《臺北人》，大多是悲歎其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運，而只有反復品味，方能看透他們背後的共性——作為歷史孤兒的漂泊和任憑歲月擺佈的無奈。而正是這種風飄絮雨打萍般的命運，被作者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並呈現在我們眼前，觸動我們心中的柔軟，撩起淡淡哀愁，由此讓我們有了關於“美”的體驗。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金大班在夜巴黎最後一夜翩翩起舞的身影，林三郎在離開瘋人院時輕聲吟唱的《孤戀花》，冬夜裡吳柱國和余教授促膝長談，又在雨中相互攙扶的身影……無一不是令人悲從中來，卻又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一種難以名狀的美。這種美不同於大團圓結局所傳達的那種令人喜悅的美，而是以濃濃的悲傷注入讀者的愁腸，讓讀者產生一種深刻的震撼，從而意識到美的存在。如同陶庵國破家亡，其境遇之悲涼顯而易見，然而被無數後人記住的，是其在湖心亭看雪時那種“霧凇沆瀟，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的傷懷之美。

三、還看今朝——傷懷之美的當今意義

對《臺北人》一書的拜讀，起因是我在開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中感受到了美。而在讀完本書的最後一篇小說《國葬》後，我合上書本，忍不住輕輕發出一聲長歎：歎的是一代人的繁華逝去，更是一個時代的落幕終結。

那群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王謝堂前燕——第一代臺灣移民的故事，就這樣合上了終章。

作者對這批“臺北人”的態度，不是推崇、不是批判、更不是嘲諷，而是一種帶著悲憫心的見證，和出於感情與責任的記錄。

或許作者本人並沒有讓後人以史為鏡的目的，而在我看來，《臺北人》中的傷懷之美，不僅有其文學和美學的價值，更有其對當今發展的時代意義。

我們可以從那一代人的傷懷中，一窺他們的心境，從而去理解初代臺灣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今天的臺灣同胞。

大多數“臺北人”的後半生，都在對故土的無限思念，和對過往的無盡追憶中度過。他們所愛的，即是那片故土，也是那片故土上輝煌的往昔；他們所求的，與其說是一個具象意義上的“家”，倒不如說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歸屬感和依託感。或許是政治立場和信仰上的不同，也或許是其它更為複雜的原因，他們沒有同中國大陸的政權達成一個和解，但如同這些“臺北人”始終拒絕放下過往，去成為徹底的“臺北人”一樣，他們也永遠不會放棄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去追求所謂的自由和獨立。在臺灣問題漸趨激烈化的今天，這本書或許可以讓我們想起第一代臺灣移民對自己身份的堅守。真正的臺灣人所追求的從來就不是分裂和獨立，而是一種可以依託和認同的歸屬。

或許是橫流的物欲和快節奏的生活讓這一代人變得日趨浮躁，也或許是人類文明叢林的野蠻競爭加重了大家身上的戾氣。在海外的社交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立場不同的中國網友在就臺灣問題展開言辭激烈的交鋒。誠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論自由，我只是希望，有些人在宣洩之後，能在某一天翻開《臺北人》，去感受其中的傷懷之美，看懂初代臺灣移民的鄉愁，以及對自己身份的堅守，才不至於唱了很久的歌，卻發現無詞無曲，走了很遠的路，卻忘了為何出發。

“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傷懷之美對當今的意義，或許就在於此罷。

衷心希望有一天，“臺北人”放不下的過往繁華，可以由其子孫後代，和海峽彼岸的同胞一起，在曾經回不去的故園上，重新實現。